



原件短缺

P1

危雲林像贊

讀書箴

卷第四

葛孝子詩序

周君墓銘

敦睦堂記

連槐堂銘

李疑傳

題壽昌胡氏譜後

贈鄭院判序

送陳庭學序

周知縣墓銘

柳氏二節婦傳

番禺蒙氏譜序

送會稽金生序

遜畊軒記

毛德玄傳

臨海方府君墓銘

新雨山房記

送李生序

持敬齋銘

眞白堂銘

贈張致中序

傳幼學字說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默齋銘

卷第五

長州練氏義塾記

林氏詩序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

御製勅符後

正心堂銘

周節婦傳

竹塢幽居詩序

靜學齋記

送允師省母序

徐夫人墓銘

莆田黃府君墓銘

上海夏君新壙銘文

真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叢桂樓記

王指揮像贊

蘇都事伯夔像贊

景定諫疏序

贈浩然子叙引

桑仁卿傳

送王明府之官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朝京稟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一

朝京稟卷第一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親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勲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于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源侯曾祖妣季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于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燁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氓至于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

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閩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銜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繼時費侯驅乳廟
雄壯馬長矛為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刻露壁維滁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魏魏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郭 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倭而吳假息于蘇愚弗量能自干天

誅將命以行以剪以剗以其大醜歸實質鉢 帝德如

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詫弗拔何閩何浙何勅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別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 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爵命邦鳩鳩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先露壁是子苟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粒祀陳豆奠學擊鼓駭駭焚幣煒燁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勲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愆第祿是荷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卽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其準恒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 詔贈其大父餘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與祖旣祇奉 制書告于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乏及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備百物以通時之有無不過求銖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聞喧詈聲輒引避入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旣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卽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入長紹祖次卽興祖次敬祖興祖淳篤遜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為 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習禮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醢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銘曰天博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慝殃咸以類從孰言不知訾其幽遠弃不為善其胤卒殄有察其然善集于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耆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孝篤誠于父子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閭稱公誠善

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潔璧溫玉食是司以奉
聖君帝嘉舊勲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殿門嚴嚴不
敢顧瞻退食于家默無一談
帝曰尔賢祖父善教錫
以峻爵以勸忠孝廼贈徐公守彼鎮江徐公有父佐于鄉邦
制書煌煌丹雘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實弗
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
是效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
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
黨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
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儒使就學焉邑
人咸德之既沒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
必相感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賢從海

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
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
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
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
神人帛裝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
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
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
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
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未不
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
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
至廟若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
里巷螫民膚即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搢
殺之耆耆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

昭烈之號 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
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
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恒制敬行之第敏學復謂公
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
靈焯美垂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
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
獨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能濟其君于艱難而保鄉邑之民
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堦羣山律萃植翠檀乾靈坤秀鬱不宣薦生
祖公維俊賢扁眉虬髯高兩顧右握寶刀左屬韃指揮豺豕
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貲振顛連聞人急難刺在
肩有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惠靡遑平死為明神叅化權爵
假驛雲焚燬屢揮唾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
沈立以旋火燄如日隋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鑿輿符南濟

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羶身率以君將護船赤幟塞島虜愕然
璽書褒忠禮弥虔坐秉躬主冠貂蟬厲鬼跳踉民告瘕以藥
換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六田神氣一噓舞翩翩如蛾赴火
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口垂涎揚沙撲面懾以
還退奔相蹂行踰躑鉅蝶為妖大如鳶家趨巷祭陳豆籩以
掌擊之民言蠲邑民戴公綏以安歲時扶藜謁廟門清醑在
觴几蒸豚鐘喧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看衛
者千來如旋風止如烟頽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頽公毋我捐
俾禾如茨柔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縣公名不朽同坤乾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
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
弃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
中書省叅政何公其薦於禮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

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搆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

西 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

上嘉公保民

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由於先世既於東完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群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憚於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斥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瘥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夷盜保民鎮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戰歛干戈為民請命使粵

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惠及族人所踐
而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
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
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頌頌粵南在嶺之
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告于太藩請行
天誅迺戈迺迺迺糗迺糧大旆脩旂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
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曷以褒功濟于左轄巨鉞良弓
左旋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
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
徐驅詢其耆老者有言大哉公勲元衰不君公其我臣公
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赫赫
大明洗洗
仁聲震于南溟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板籍錦鞞龍函獻
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

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髯鬢盡
白 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入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
以弗隳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瀾既蠲且血亦有土田
被憮包原重繆荐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
休敢恤吾嗣池有穹照圃有嘉疏以魚以藟丹荔清醑剖豕
擊羊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雛鴈行或授以罌或奠以竿登
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
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
寧奈何一身曾莫胥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尔昧弗通我學
爾迪尔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曰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
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
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尔後
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憫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子吉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瀛泣曰先公薨于斡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于斡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將服號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

今上克斡始獲至詢斡

人啓棺北還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而昌又獲祿食于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旣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瀛以聞 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朵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柳思吉朵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邠王柳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祖憲宗世祖為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阿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為夫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為三少騫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罷怯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而行監尚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臣手無符勅絲毫不放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脩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為聘資寢得眷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秦定帝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倒刺沙狼據中臺公奮章劾之朝廷凜然

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沿書待御史時大夫阿思兒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聲頓寢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以西道肅政廉訪使薈姦剔穢煦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輦轂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誰何姦軌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太府卿太府近且貴莫敢鉤覈閣豎攘竊斂散無籍吏緣為私公較摘隱蔽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綉之屬萬五千緡悉責償之知崑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災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廡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恢為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大都留守仍兼太府卿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大府見公兩為條法精密諸箴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特縱兩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庶馴豕暴變幻百出每視省臣臧否以為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敷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進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怗口萬戶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闕卿再入大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

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按
寃滯憲司隸卒盤據為害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
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荆國王公墳寺
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已有王氏孫茂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
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
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殺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寮屬
曰秦檜何人僚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屬其狀者檜之誤
國千載有餘戮列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
決嘗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注庶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
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鴟敢擊鳳耶奏杖御史脫脫
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蹂踐稼穡起廣樂園萃
名倡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閭啓右扉入公
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閹曰吾受天子命為總大臣烏可以
小門入哉閹懼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
帝室之胄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
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悉
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
于官寘僧于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
穎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
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土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鄭屬以禦
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誣也鄭
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
司農平章和尚受賂繫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
懈襲武昌六百入自內為應城遂陷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
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帝喜賜食及錢三
萬貫脫脫不悅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
官至江東有詔會浙江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

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
人間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調廣德寧國
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踰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
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彊壯為兵初行臺募兵人給
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後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
即擐甲胄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
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
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戮之復遣裨將
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
後及于白涓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
偽相周驢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
之賊溺死者蔽江江水為白由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擾池公
率衆至池遇五游騎于苦竹嶺斬其二鞫賊安在聞其衆三
百屯貴池罷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趨之

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酋一乘驢二躍馬步前

挑平其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

再發并斃二酋後師乘之賊弃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

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

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舳舻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

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

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

不得泊奄忽雷過過且盡命舉旗掣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

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禽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

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且至焚

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

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資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

而自駐番易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
多故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月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

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人船載葦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後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大呼曰賊殺賊俄而賊射中公中日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怒室口輿直密室中明日少蘇賊饋食公臥叱去或以刃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獲命也何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斃吐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夔夔等請褒其義乃贈今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卽脫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子五人曰刺哈咱識理公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太鄉曰吞兒麻八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

其三卽吉昌初名達爾麻識里

上賜今名曰寶

山曰寶座女一人瀛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收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釁其中自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 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文命瀛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為忠肅公偉貌長髯猶入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闈壹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凶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掄姝烝黎告瘠公聞感頰盛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辨說弛其嚴

威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釁起帕類
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予足
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
公如在斯豈為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
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魑魅辟公曰予家世承
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十以義為勇盜雖如林送
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晝凝左馘右禽
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逆雛奈力之痛孰謂猛
扁制于群狐人或謂公盍往它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烈焰
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夷罵聲益振群酋羅拜來饋飲酒叱
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
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隳公尚有子公子克孝
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
天子至仁
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故江蘇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為儒毋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善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趨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
豪俊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規章句儒衆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
語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
上愈嘉重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

尋改池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
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
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
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
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蠻狼
嗥庖器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氓皆下諭以
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為壘粉語
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
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
是投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
者練為兵時時肄習之拔其服衆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
事罷散歸為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
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
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

郡晚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材能者見方戰爭勝乃

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材者
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
溢葉君琛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
自以仕元耻為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
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
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荅遂巡就見君寘酒與
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略無疑滯劉君乃深歎服曰基
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
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

李乙叛嚴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
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主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
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
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

死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尔食卒怒持劔瞋目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上賜吾

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三十又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

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

人蔣敬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蝨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羣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劔鋒陛前論事

聲震鏞

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劔姦剔

嘉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訂詔君持節總兵戎足馬三矢報

一弓徐行直火如涉空羣酋噤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燧條

口宣檄告焮頑兇敢有弗悛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

有如魚脫置援諸水火哺殮饗莫徭內蝕據崇墉棄其不備

嚴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為

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魂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矇大

軍四來若雷春祈骸解頤殲彘獲死事上聞帝哀恫贈

官復戶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

畜名譽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悽取彼弃此孰

織洪史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欽陰日月為之却行山嶽

為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霧理勢則然也

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

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巢民奉之甚謹

事聞于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

山為廟祀焉擇清脩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

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廬龍特

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普廟室樹名木且勅改廬龍為獅

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

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為斯廟與國同

興將軍之功格知

聖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

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

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

龍旗敵城額額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禡其魄軍聲如霆日

無全城一日十勝蕞窳率平

帝詢將臣成功孔速

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

翔作鍾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

如水都人來觀

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

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

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

化工時清歲康黍燧不芒都人薦奠黍稷豆觴人神相依其

德弗惱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之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

馬都尉棋初棋小字為總至是

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

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棋之名實

定於先生棋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

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冊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矣職則大師左右 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臣交

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

儀記都出入金門不敢咲譁躑躑公子交趨兢諾都尉

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

尉之名曰棋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况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天罔尔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誦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

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惟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

定遜人初後

上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

昧時不幸早卒及

上既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罷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馬好問學

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肅之姿大劔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償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

天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

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

光無愆四序靡濇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

瘳况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

爾尤誠而無擇為僻為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

澤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為蹈之匪艱

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

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

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 聖主有臣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二

朝京稟卷第二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李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

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郡是時

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曰李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興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國朝為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李君早致其事

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儼三君則不以其

位也君諱汶字彥父氏為李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

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

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

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石出其不意攻之

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

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孟文綺青田盜葉賢

三燒涌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
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耄倪遣還其家民德
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即位君入見于便

殿辭疾乞骸骨 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龍衣冠帶

金帛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
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贍之不能學
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為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界
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槨殯民
苦嫁女育女多弱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
養之嘗出見群嫗灌苗色饑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為
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為豁然長者也君曾大
父諱泰來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
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桀桀為母弟漳後一女適張守成孫
男四炳允頤允齊允忠余與劉君基遊固聞君事及君卒矩
復令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
茲于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為之銘銘曰
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恠山妖執父逞兵括有季君實奇壯
士手麾義旌從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
真王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孰戕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
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礮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
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庖拜陛前桐亂既息乞身林泉
帝曰歸乎齒則既多大帶巍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
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揆行考勲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
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畧者宋

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
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

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
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騫月
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
諸生會張潞公翥以脩撰使莆見君文誦而竒之由是君名
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尔非吾文之
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
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
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
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艾
軒晦庵夾祭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
堂庶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為師
老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
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為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
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
行位則又顧畏怯縮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
知君子之為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
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於懷祿
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
頤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
原請銘于太史氏濂濂嘗銘君母墓聞君行宜銘乃銘曰維
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彘豈若夫
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泣鄉髦如雲聆
且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器為良暴更懿醇儒為功斯小試
嗟哉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戴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胄字養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
著稱嘗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天鑑父開孫皆不仕府
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字事為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

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為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既長聞毅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藥兵刑律曆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芝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教其子府君時時以計干之左丞每稱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于朝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將亂矣遂以母老辭歸益攻其舊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憂若素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速諸子具酒為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為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憂為凝坐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發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為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宜詵宜民葬在卒之明年二月廿有六日墓在靈山鄉霓輿大嶺之東銘曰

吳郡廣記序

痛維其廢曆乃潔其躬乃洞其終惟胤嗣之隆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曰華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而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憲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哲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摠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紛紊以為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眾說撫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覈其名為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見古昔

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文忠義孝友高行
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弃者為雜傳附
焉摠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
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
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
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
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
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
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
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
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
嚴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况於吳嘗為封國非
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
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為已任倣史漢
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
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
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勾吳
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
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
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
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
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
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
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
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
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

夜憂之之不暇奚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于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擢任內庭承願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味梅齋稟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後飲酒為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噓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老耄老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老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稟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

黃氏事欽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後
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
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
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或其志者古
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
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
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
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
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是
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
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如非柏舟之所
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
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和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
以俟之可也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尔苟一飲食
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
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
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
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息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
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
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胸俟顏色以覲人之喜悅
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銜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
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莫不
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瞬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
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
若禹益之治洛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
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

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為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尔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為今昌齡沈焉而專愆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為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尔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寡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湏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弃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

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膳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為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具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為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若博矣苟得其

道為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喪經晦為士者以強記多識為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惜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為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為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為是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為身則端為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為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願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來盂飯歲時洒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為也母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

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
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
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者覩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為君子
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為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來而浙水
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平居多
蔬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
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為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
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
為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
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
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為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
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故不辭銘曰
儒宗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橫布天下叙一躬得之
成德建功彼胡不知下以非儒之敵乃其庸沈君好學

守厥中六經諸子為垣墉聞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未嘗
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續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
實齋之匪其凶刻舜昭潛鎮幽宮

謝節婦傳

節義入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
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從而訾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
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鄧
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
且子幼莫為計以語覘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
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
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移足恐見鄒氏兒為人奴隸乎已而永
泰卒窶愈甚覿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為布帛易粟以
奉舅姑志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
不知其貧及舅姑卒鬻所居廬以易槨橫行喪治葬務合儀

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鄒氏乎然鄒氏我所安也使我食它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鄒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為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恙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弃及遇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為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

變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禮之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

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擬其辭
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
蓄畬之說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
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
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
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省賤則樂以
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
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畬之言
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逆旅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
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元武略將軍荆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誌銘

初

上即文華堂教育英俊之士余奉

詔據席為師

太原王璉絲流寓試山東行中書以進士貢上禮部

上奇其才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俾就學堂中則以其先世
墓銘為請已而除監察御史超山西承宣布政司右叅政復
以為言未果為後璉再入為御史除福建按察副使書來請
曰璉嘗獲受經有師弟子義先祖之銘不於執事是徵而誰
徵願弗辭焉余重違其誠乃序而銘之君諱天錫字良卿姓
王氏其先居平陽霍邑至大父徙太原崞州武延之建國鄉
曾大父諱仲彰大父諱寧父諱輔直俱善士毋崔氏君少膂
力絕人善騎射讀詩史曉其大義恢廓有氣度家有田千餘
畝季父欲以硤瘠易其善者君諾諾從其意久之易殆盡卒
無一言人以問君君曰季父猶父也子可與父爭耶鄉里少
年送君學射君不肯曰射不易學苟非其人祇足助庖翼耳
豎子不足教也君居家不問有無日招善已者飲飲醉無虛
日既而歎曰丈夫不取封侯佩銀印死蓬蒿下何益猝一馬
携長劍入秦遊延安謁元荆王以藝自薦王語合署鷹房總

管府副總管階武略將軍某年月日卒于官若干夫人范氏生一子中元天長縣尉一女適汴梁翟鵬孫男二長卽璉次琮中以今某年月日葬君于某縣某山太史氏曰君子之觀人於其器不於其位以位觀人斯下矣若君之器豈非豁然偉丈夫哉而所得僅若此則璉之顯庸于今者非君之餘德也耶來者能勉於德斯善為君後矣銘曰
黃虬髯兮力扼兕佩利劍方挾長矢騎騏驎兮如龍射封豕
兮殪豕材既具兮善又多位則卑兮吁嗟奈何身不享兮報
則在後繼自今兮寵光其如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

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頗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臯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為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葦販繒之流或起刀筆介冑漁鹽之間計其人或日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為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為紀述而其事愈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烜赫奚以它人為哉極乎材之所能為充其位之所得為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强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怠事

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却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慙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于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而自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

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未甫田有朱先生文寔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回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
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
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
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
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八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
後世耶奚為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
父猶大賓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媪媵也未嘗厲
言暴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
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
俗嗜浮屠法喪親以燼骨水瘞為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
卒後六日奉柩化於吳江之東門外遂之垂虹亭觀音閣下
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意已莫逮
矣每念及于茲心腑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
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昔石堊衣冠之禮吾嘗聞焉吾

母遺衣存吾已卜地於長洲白馬澗南之高景山將以今
武某年月日歸塋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
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塞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
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
世遠教微外夷他說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意亡矣然行其
說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惕然不慊于心天性之存
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
知慎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林君通醫有儒行選為某
官銘曰

夫人衣冠葬于是孝子刻辭昭厥美嗟哉後人慎由禮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溪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
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
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

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歛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手內虛而外術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網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咕咕以自術既得之則又簿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為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為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實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弃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痛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叙以贈之

文右相像贊

才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路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褫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題張泐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泐文伯自九日間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喪亂之

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王宗普像贊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為
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為詩人韻
士耶何其清竒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為者耶蓋跡
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壙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
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二

朝京稟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三

朝京稟卷三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
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
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編觀羣
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
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重門人弟子填其室
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
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
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後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
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
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
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
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煇然若神人余則緼袍

弊衣處其間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誤長書以為贅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元嘉謫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

漁少時即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一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灞以墓銘為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漁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寔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後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亦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為

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為甌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為屬
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稱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
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
知瑞安盜起芻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
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
舉學事遂其苟職者易以偽偽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遺
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拂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
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
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辨陳監丞
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澶
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
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
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
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

卒于瑞安

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

公卒葬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
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
祖及黃孔脩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
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為誰或哲或
愚或以微類弃照乘珠及其既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為吏
侮執有美朱公存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駭且偵別蠹平徭如
衡稱物有撓之者正色不屈既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贗
誅盜之魁曷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
思訾儒為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
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為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
無虛特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以謂學者之來

為求道也不恃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為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為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為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番場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為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芻糝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托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一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閑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為善於學道弘範既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為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為學者法焉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為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為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頗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材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噩疾夜數驚

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睜至愈乃已母沒服喪得古禮甚聲問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為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居之雋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余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恭方醉臥眾怖懾散走無賴子利其貲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為出其篋筭寶貨于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隣人陳鼎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為抱匿它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為計君閱之為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却之蔣山僧為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歲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父邦人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為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支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燁母周氏君一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為請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為所汗况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

歲于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微其樞樞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鞶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起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為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煦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煦之先本儒族至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五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有年矣相去日遠

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嘗也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煦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佚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麟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嚴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嶸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必壞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偽為券書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

君言于今尹發公藏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
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
水至相歐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
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堙以為田民病嘆君浚復
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為會稽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為掾山
陰堞壞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
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
姪爭先廬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為析君登之於
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鈎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
泣謝讓其廬不必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
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饑民為亂事者
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之告廣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
一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
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少年七十餘剪髮為信劫其仇家
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宜耶
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
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為慶元路市舶
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還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
間道之會稽遇剪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
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
時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為之歎息君為吏至老毫毛無
所私家無僭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為
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敬福
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即升今為儀封
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瑞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土克常
孫男六人長即煦由太學生為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本
烈默熊烝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

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耄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煇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曼連時舉已亡其言遂歸及上官疑其獄有

時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結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棧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襄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之公克莊之墓皆圯壞時舉請下有力者普完之其先采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焚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蕭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謀未

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執時舉謹慈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薰然和翼然恭悠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愜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甲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賜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夭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為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弃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朱氏故宦揆二子長卽文煊次文烜二女適柯廡龔璠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塾翁父則諱應元其世見

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

或死于斤豚或被繡紋天道焚焚孰知其門命之方也雖賢哲莫伸自昔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君墳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爾後昆尚其不泯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亡畧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傳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為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

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
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
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
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它
族矣宜其譜之脩非它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
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為難而
脩其身之為難譜或不脩其為患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
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為天下
準言語為後世法為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
人身賤宗微其所為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
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聞之則曰若聖人之胄
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為聖人之後哉
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宣昭令聞以
法周公為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為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
茫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為下矣與余交者國子
教中自言為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歟
其以譜請叙也余故樂為之言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
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
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瀾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
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
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
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族人惟祭其禰
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
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
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
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歲者始歲卒葬于華蓋

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間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感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十之知南劍州起鰲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卽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十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執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踈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踈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

蒼雲軒銘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間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拔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交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執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苟徒

以隱為高孰不可為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
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
之故系以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
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
飾隱以欺是弃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
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
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堊不華僅禦
雨風環庀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
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龔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
學書拙菴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
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

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
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
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豎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
欲語古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頽泚人之所諱余
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咲余不知耻余言之拙
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
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奧福來熒熒
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
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咲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
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為犬狸吾識之
拙當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戇緯錯綜紛
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
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没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
無涯宵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舐其膚而不味其

腴吾則搜摩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木弊秦剗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為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送王文罔序

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竒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今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曹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

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
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
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况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
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
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
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
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從而質焉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詞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禎
負氣尚節善為詩嘗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
樗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
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拳尺有
尺者尋惟恐人不已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

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
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備善藥以活疾
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樗自汗哉樗散生曰吾計之熟
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是為
禍吾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
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是用
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
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斷斷然欲奪
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
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
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
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皆不若乎人然吏胥操
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歆
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

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樗散生為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為未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蟾溪有士曰高君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為長者既沒舉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家子彬居金陵聞訃哭服喪來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縱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如眾人眾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常稱曰

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焉願有以昭之使弗失也曰先考居家寬愿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故人稱長者不虛口惟先生哀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為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養萬物之為故云或曰君子之別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惟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為長者其他以蕭韓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古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興蓋其敦厚可以鎮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為若遲鈍而知大體似無能而有遠效非刻薄輩徼目前功者比故賢者貴之若高君者未嘗有祿位且感人若是使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互銘之以為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寶錄寶錄之兄天祿仕宋季為茶鹽司

舉父與之母黃氏娶李氏先六年卒子男三人冢卽彬次
曰晉蚤死次曰宏父三人二適邵伯齡黃仲賢一在室孫男
若干人震鄮某孫女若干人彬尚氣節元季嘗集民為兵衛
其鄉旣而遷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山之原銘曰
漢治尚質多任長者淳風茂德化成天下長者之化喬嶽大
川莫知其功生物資焉世頽俗壞小智利口取效目前違恤
其後我思高君長者是銘告尔子孫維德之程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岡之裔方雷比它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
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
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勲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
漢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弃官徙
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
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

多不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縣九
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
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為通政
司叅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
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
南互其大顯非它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
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
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
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
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人顯名之八生乎其裔
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
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
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
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

以南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鼎有學問多才能善為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鼎始。武昌之方自鼎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瓜滌堊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問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盜焉而春煦。寒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水合萬壑。冰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夏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

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老乘車曳屣嬉遊。咲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老老無聞之悔。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

人今為協律郎

嚴宗奭小傳

嚴盛宗奭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為具飲之妻子告無貲宗奭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為它日計或勸宗奭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卽著巾往往輒盡醉而返宗奭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汙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奭樂隱宗奭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奭自放於酒宗奭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奭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彛仲云

危雲林像贊

為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恠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為人以為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為酒特托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為同也今宗奭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奭謂酒為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苟弃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弥久卒迷仁恕于民孝

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尔陳生嗜學克孝不形于言
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三

朝京彙卷第三



